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 第二十五回 配弘禹決王婆死

斷云：夫妻終久是夫妻，天結姻緣誰可離？

王婆空使圖謀計，老身一命喪黃泥。

傳說山東有一監生，姓彭名應鳳，同妻許氏上京聽選。來到京華西門，寓王婆店安歇。不覺選期還有年半，即欲歸家，路途遙遠，手中空乏，只得在此聽候。條爾半載，衣服首飾盡行典當，許氏終日在樓上刺繡枕頭、花鞋出賣供饜。

時有浙江舉人姚弘禹，寓褚宅家樓，與王婆樓相對。禹覩見許氏容貌美桃紅，秋波應杏紅，霎時心蕩目搖，魂飛九霄。

於是發歎一會，名《憶嬌娥》，曰：冰肌玉骨倚樓台，風情一點動人懷。

藍橋有路應無阻，一葉輕舟泛小槎。

弘禹吟罷，逕訪王婆。問道：「那小娘子何州人氏？」王婆答道：「是彭監生妻室。」禹云：「小生欲得一敘。未知王婆能方便否？」王婆知禹心事，遂萌一計，復答云：「不但可以相通，今監生無錢使用，肯把出賣。」禹曰：「若如此，隨王婆區處，小生聽命。」二人話畢相別。王婆思量那彭監生今無盤纏，又欠房錢，遂上樓看許氏，見他夫婦並坐。王婆道：「彭官人，你也去午門外寫些榜文，尋些活計，豈可守貧自固哉。」許氏道：「婆婆說得是，你可就去。」應鳳聽了這話甚善，隨即帶了一支筆，前往午門討些字寫。只見欽天監走出一校尉，扯住應鳳問道：「你這人會寫字麼？」應鳳曰：「能矣。」

那校尉引應鳳進欽天監，見了李公公。李公公喚他在東廊抄寫表章。至晚，回店中與王婆、許氏云：「承王婆教，果然得入欽天監李公公衙內寫字。」許氏云：「如今好了，你要用心。」

王婆聽了此言，喜不自勝，遂道：「彭官人，那李公公愛人勤謹，你明日到他家去寫，一個月日不要出來，他自敬重你，後日選官，他亦扶持。娘子在我家中，不必掛念。」應鳳果然依其言，帶兒子同去了，再不出來。

王婆遂往姚舉人下處，說監生賣親一事，禹聽了此言，其心樂然，遂問：「須幾多聘禮？」王婆道：「一百兩。」禹於是將銀七十，又謝銀十兩，俱與王婆受下。王婆道：「姚相公如今受了何處官了？」禹道：「任陳留知縣。」王婆道：「彭官人說叫相公行李發缸之時，他著轎子送到缸，卻不好也。」

禹云：「我即起程，去到張家灣缸上等候。」王婆僱了轎子，一陣風回見許氏道：「娘子，彭官人在李公公衙內住得好了，今著轎子在門外接你一同居住。」許氏遂收拾行李，上轎去了。

王婆送至張家灣上缸，許氏下轎，見是官缸俟候迎她，對王婆云：「彭官人接我到欽天監去，緣何到此？」既而號哭泣天。

王婆道：「娘子何必憂愁，彭官人因他窮了，怕誤了你，故此把你出嫁於姚相公。相公今任陳留知縣，兼無前妻，你今做奶奶，可不好也。彭官人得他銀子八十兩，婚書在此，你看是不是？」許氏見了，低頭無語，只得隨那姚知縣上任去了。

彭監生過了月，出來看妻，不見許氏，遂叫王婆，問妻何去。王婆聲聲叫屈：「你前日著轎子取她去衙，今要騙我家錢，假捏不見娘子，誑我呵？」遂投地方五城兵馬。那彭應鳳因身無錢財，只得小心浼過王婆，含淚而去。又過半年，身無所倚，遂學裁縫。一日，吏部鄧郎中衙內叫裁縫做衣，遇著彭應鳳，應鳳遂入衙。做了半日衣服，適衙內小僕進才遞出二饅頭來給裁縫當點心，應鳳因兒睡濃，留下饅頭與他醒來吃，進才問道：「師父，你怎麼不吃饅頭？」應鳳將前情逐一對進才泣告：「我今不吃饅頭，留兒子充饑。」須臾進才人衙報知夫人。彼時那鄧郎中也是山東人氏，夫人聞得此言，遂令進才喚裁縫屏簾外詢個詳細。應鳳仍將被拐苦情泣訴一番。夫人慰之曰：「監生，你不必做衣服，就在我衙裡住，俟候相公回，我對他講你的事情，叫他選你的官呵。」

不多時，鄧郎中回府，夫人就道：「相公，今日裁縫非是等閒之人，乃山東聽選監生彭應鳳是也。他因妻子被拐，身無盤纏，故此學藝度日。相公可念鄉里情分，扶持他一二。」鄧郎中喚彭應鳳問：「你既是監生，將文引來看。」應鳳隨胸中袋內取出文引與看。郎中看果是實，道：「你選期在來年四月方到，你明日可具告遠方詞一紙，我就好選你。」應鳳領命，具詞上吏部，具告遠方。鄧郎中逕除他去陳留縣縣丞。應鳳領了憑，出吏部往王婆家辭，王婆問：「彭相公恭喜，今選哪裡官職？」應鳳道：「陳留縣縣丞。」王婆忽然心下惶惶無計，遂云：「相公，你大官在我這裡數年，怠慢了他，今取得一件青布衣與大官穿，我把五色絹片子代他編了頭上髻子，相公幾時起程？」應鳳道：「明日就行。」應鳳相別而去。

王婆喚親弟王明一，是上馬強盜，曰：「前日彭監生得了官，鄧郎中把五百兩金托他寄回家裡，你可趕去殺了他頭來我看。銀子你拿二分，我受一分。」明一聽了言語，星夜趕到臨清，喝道：「漢子休走。」拔刀一斬，只見刀望後去，明一云：「此人冤枉。」遂問那漢子：「曾在京城觸怒了何人？」應鳳泣告王婆事情，明一亦道王婆要害事情一番，遂將孩兒頭髮辮割下，應鳳又把原日王婆送的衣服與之。明一回城，見了王婆道：「彭監生被我揮刀殺了，今有發辮衣服為記。」王婆見了，心中大喜，曰：「禍根絕矣。」

應鳳到了陳留，上任數月，孩兒遊人姚知縣衙內，夫人見了：「這兒子是我生的，如何到此？」又值弘禹雲及二長官被拐妻子許氏事，心下驚疑。次夜對禹云：「相公前日說的事，今可請二長官來飲酒麼？」禹諾，喚安排筵席，請二長官人衙相敘。須臾應鳳至衙，許氏屏風背觀看，果是丈夫彭監生。既而酒至數巡，搶出來，應鳳見是許氏賢妻，相認大哭一場，各敘原因。時姚知縣唬得啞口無言。夫婦二人歸衙去了，子母團圓。正是：半載單衾應有數，天憐良善再團圓。

有緣千里能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於是應鳳具告開封府，拯見大怒，遂乃表奏朝廷，將姚知縣判武林衛充軍，差張龍、趙虎往京城西華門牌拿王婆來問。

不多日，王婆到廳。拯喝道：「潑婦無知，拐騙財物，罪該萬死。」令左右將王婆拷打一百，押出法場，斬首示眾。則東京人民聞包拯風聲，莫不震懼，案斷後云。